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六十七回 一客誅都閩藩司 片刻取中州大郡

鐵元帥登高阜一望，見有千餘軍星馳電掣而來，係王師旗號，乃是參贊軍機監察御史沈寧聞，奉了軍師嚴令，齎到秘計一函。先是鐵元帥因燕兵夾睢水立寨，曾圖其營制送上軍師請示，今已破了敵人，秘函後到。不知軍師主見卻是怎樣，拆開看時，有十二句云：堅冰可走，浮橋可燒，兩岸設伏，齊攻並倒。春正六日，方進陳留，上元分兵，會合豫州。筆舉大綱，舌陳條目，三人心知，其餘弗告。鐵鼎以示錢芹道：「軍師料敵於千里之外，與此處所行不爽毫釐，非神明而何」我等且休息軍馬，過了殘冬，然後進兵。

但書內說舌陳條目，幸唯剖示。」濃珂應道：「軍師再囑，直到臨期方說。」於是不復再問。

然作書者且先敷衍明白，方免看書者之猜疑。即如綽燕兒差他潛入開封府作何事幹？是要乘上元放燈之夜，刺殺布政司與都司。俗語云：蛇無頭而不行。二人為文武之領袖，先殺了他們，一時軍民無主，方可襲取城池。請問：這是綽燕兒所優為之事，那一夜不可行刺，直須待至上元呢？要知道汴京三面環河，黃流汎險，若敵人拒住，即使有舟難渡，何況無舟？若到嚴冬凍合之時，冰面上有了孤跡，來往的人就在冰面行走，即車馬亦可馳驟。但河凍之後，彼必更加嚴備，所以呂軍師頓兵於毫、潁之間。從來黃河解凍，須俟二月。然一交立春，陽氣從地而發，雖凍易折，無人敢走。那年隆冬氣溫，立春在正月十五日。陰陽相乘之理，冬溫則春寒，而中土人民，泥成定見，於元旦之後，即不敢在河冰上行走，則守禦亦必疏忽。所以待至上元者，以待立春也。如此，則綽燕兒可以乘上元之夜行刺，呂軍師可以乘立春之日渡河，正所謂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也。

如今且說譚忠被鐵元帥殺得大敗逃竄，連夜走至儀封，見城圯難守，退保陳留。收拾了敗殘軍兵，又向徐安處調取三千，不敢下寨，但緊守城池，扼住要路。鐵元帥於建文十六年春正月有六日，悉遵軍師密令，發兵前進，不攻儀封，直抵陳留界內。安營已畢，沈寧聞謂元帥曰：「明日初十，軍師令點二千人馬，往莘城地方圍獵。」錢芹問：「此是何意？」寧聞曰：「我亦不解。」鐵鼎道：「自然日後才知。」遂點孫翥、郭開山、葛纘、莊次躡同行。將士皆揚揚得志，拿了好些雉雞罐兔之類，至晚而回。

十一日，沈寧聞又述軍師將令，挑選猛將一員，前往索戰，不勝者斬。鐵鼎問誰敢去，莊次躡應聲願往。問領兵若干，寧聞曰：「有令只許三百名。」次日即點三百善射手，搖旗吶喊，進造城下，大聲喝問：「敢戰者速來納命，怕納命者速來跪降。」眾軍齊和一聲，城上只當不聽得。隨又喝問三次，總無人應。

次躡令軍士們且下馬藉地而坐，手帶著偏韁，口唱著邊調，大家當作耍子。劉保望見，忿忿不平道：「我們太被賊人看輕了。」

譚忠道：「汝有所不知。彼利於速戰，我利於固守，廉頗之拒秦，司馬懿之拒蜀，皆用此著。憑他怎樣，只是不戰，看個機會別有妙策。」劉保含慍無言。部下一遊擊滿誇，稍有武藝，向前聲喏聲：「小將不才，敢立斬賊人之首，獻於麾下。」劉保道：「是好漢子。」譚忠氣得目睜口呆，厲聲喝道：「你若不勝怎樣。」應道：「甘當軍令。」劉保道：「他是個偏將，勝亦不足為榮，敗亦不足為辱，也與他三百軍去便了。」譚忠道：「你說的恁話！一人勝敗，關係全軍。」命押下軍令狀來，滿誇擊欣然投遞了，也點的三百善射手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一聲炮響，如烈風捲霧般衝殺過去。次躡見了，不慌不忙，跳上了馬，一字擺開，喝問：「要比武試藝，還是混戰？」滿誇勒馬大喝道：「料你這個草寇，焉敢與我比武？」次躡更不答應，掣手中畫戟，直搶過去，滿誇便舞槍迎敵，一來一往，一左一右，戰有十餘合。滿誇料不能勝，霍地勒轉馬，掣弓扣箭，方在扭身背射，早被次躡蹻馬勒甲縶，提將來擲於地下，被眾軍士活捉去，解至營門。鐵元帥問了姓名，大笑道：「大約滿誇自誇之人，都是這樣東西。」令割了鼻子，放他回去。

譚忠在城上看得分明，罵道：「這班辱國之奴，死有餘辜。」

那三百善射手，也不發一矢，皆自逃回。譚忠忿忿的回到帥府，忽報滿誇擊回來了，譚忠疑他降了來賺城池，問：「帶有兵士麼？」應道：「不但沒有兵，連他自家的鼻子都沒有了。」譚忠大怒，即令在城外斬訖，獻首轅門。次日辰刻，又報有敵人索戰，譚忠下令：以後再言戰者斬。自己親上城樓看時，又是一將。但見：

威風起起。氣格昂昂。襲來官職，本是武安侯；吐出忠肝，方知將家子。橫擔著開山鉞斧，舞動如風，斜坐著蹈海神龍，奔來若電。這裡哈哈大笑，手指著城上好個絨男子；那邊默默無言，心怕的城下惱了莽將軍。

原來這員大將，是武安侯郭英之子，名喚開山，就是第一陣衝過前鋒的。譚忠前日見他勇猛，指揮數十員戰將廝並他，今猶依稀識他容貌，如何不怕。也是奉著軍師將令來索戰，直到午後，見無人揪睬，方回去繳令。

十三日，沈寧聞道：「今只用個牙將，帶領軍士到城下去辱罵他一場。」譚忠眼睜睜在女牆邊，聽他指名叫姓，百般穢罵，但不敢出戰，亦不敢回答半句。十四日又罵，亦復如是。

沈寧聞道：「今夕要懸掛彩燈，大享將士。」鐵元帥道：「是了。故意要賺他劫寨，少不得預為設伏。」寧聞道：「軍師不教設伏，只教痛飲。」錢芹道：「倘或敵人驟然而來，如何抵當？」寧聞道：「軍師將令如此。」鐵元帥遂把軍中所有的諸色彩燈，新的舊的，都懸掛起來，大開筵宴。寧聞道：「軍師令元帥居左，錢先生在右，皆南向，小子夾雜在兩行將士中間。」鐵鼎等不敢違拗，只得坐了。那些將佐皆戎裝就席，各令小軍持了自己兵器，站立在後。寧聞道：「大錯大錯，軍師嚴令，都要卸了甲冑，易了便服，不帶寸鐵，著實開懷暢飲。並許軍士各去吃酒。」於是大吹大擂，投壺射覆，互相角勝，至二更方歇。

天未明時，沈珂已起，到中軍向鐵元帥道：「軍師推算天文，今日上元卯刻，霧氣成陰，亭午微雨，黃昏略晴，到子時，則雲散天空，月光如晝。」錢芹出帳觀看。果然大霧。寧聞道：「元帥可選一千六百名猛士，上將四員，帶了乾糧，前去莘城行圍，隨後我領軍來，別有話說。」鐵鼎隨點了郭開山、俞如海、孫翥、莊次躡，帶了兵馬，從大霧中悄然去了。有頃，霧氣不收，化作蒙蒙微雨。沈寧聞領著數百人，也到莘城圍獵。

至晚，寧聞述軍師令道：「此去開封東門，不過八十里，元帥可領原來兵馬，不帶金鼓，不挾旗幟，輕槍快馬，限在子時會軍師於東門。我回去尚有妙計。」附耳與鐵鼎說了。正是：

將軍不下馬，各自有前程。

寧聞回到營中，又復張燈設宴。先密諭諸將士道：「軍師令酌量飲酒，每爵以三分為率，微酣而止。」又向錢芹道：「軍師有言，賊人必來日間望，令小子暫充元帥，屈先生於二座。」

於是眾將皆欣然入席，喧呼快暢，與連夜無異。酒興將闌，沈珂密傳號令：「令諸將佐分兵四下埋伏，以待賊人劫寨。」錢芹方悟軍師妙用。那譚忠原連夜差細作探過，到這時候，忍不住竟來劫寨，墮入彀中，其敗亡按下。

且說呂軍師是日正在潁州發兵，去襲開封府，點的三千鐵騎，反挑去了魁梧大漢，止用猿臂狼腰，瘦小身材者五百餘名，都換了軟綿戰甲，各止帶鉤鏢長戟一柄。大將劉超、阿蠻兒，曾彪、賓鐵兒亦只用手軍器，一切弓箭佩刀，悉行卸去。軍師下令曰：「此去開封不及三百里，我當親自統率，限亥刻渡河。其餘鐵騎，著姚襄率領，限十六日辰刻到城。」於是銜枚疾走，風捲雲飛，戌時三刻，已至通、許地方。

那時綽燕兒正在都司內堂樑上伏著，要刺徐安，兩行有好多帶刀兵卒侍立，不能下手。看他夜膳完了，又要去巡城，燕兒暗暗著忙，思想殺他容易，但自己也要被他剝作肉泥，豈不誤了大事。正難處畫，忽徐安叫小廝點燈，要上東廂。燕兒已曾幾次察看路徑，知箭道側首有個園圍，收拾得潔淨，料定到那邊，見這班軍士出堂伺候去了，他就一溜煙逕到廂中門角後伏著。聽得腳步來

了，徐安叫小廝：「你將燈在外頭照罷。」一腳跨入門限，燕兒從暗中迎心刺去，刀刀直透於背，只大叫得一聲，嗚呼哀哉了。那小廝嚇得倒在地下，燈籠擡在一邊。綽燕兒劈頭提起，同著徐安死屍，一並擡入糞池內。

跑到牆根邊，飛身跳過，從小路上亟亟穿到藩司署內，前堂後堂，東廳西廳，書房臥室，幽軒邃閣之中，尋了個遍，不見蹇風子的影兒。若因公事他出，則又重門封鎖，靜悄悄寂無人聲，不像個官府在外面的。猛想起他書閣之東，有個小院，院內有座二破三的小廳，其旁又有個團瓢樣的密室，向來是空鎖著的，只除非在那邊。疾忙去看時，雙扉虛掩，獸環上鎖已開了。逾垣進去，依舊空空如也。燕兒忖度時限將屆，怎樣去繳令？急得沒法起來，左看右看，難道這廝知道要殺他，藏在團瓢內不成？那瓢周回滾圓，其頂有如饅頭，純用城磚與石灰築成的，向小廳西壁，接著二尺寬的夾巷，上面也用磚兒砌密，通著廳壁，有扇小小的鐵梨木車垣門兒，嵌在壁內，就是豬八戒九齒釘把，也築不開，孫行者變了螻蛄，也沒個孔兒飛進去。

燕兒伏在壁門間，耐心聽了半晌，微聞得內裡有婦人嘻笑之聲，他就恍然道：「原來是這風子與他老婆勾當的窩兒。」在身邊取出火種，上下一照，見有片小銅板，掛在門上，帶著個小槌子，心猜是個暗號，就右手掣了利刃，左手取小槌兒，連敲三下，刮喇一響，壁門開處，有個婦人出來，問是誰敲點，燕兒劈面剝倒，大踏步趕進，蹇風子正在醉公椅上，與女人酣戰，左右兩個小丫鬟，各掌一盞紅燈照著。猛見雪亮的刀光，陡吃一驚，慌忙跪下說：「好漢不要動手，金銀珠寶，質你要多少。」聲猶未絕，頭已落地。那醉公椅上的美人，方在心暈神迷，頓然嚇醒，身體還是酥的，一堆兒蹲在椅子跟前，只說得一句：「饒了我的性命罷。」燕兒不分好歹，匕首到處，挖擦一聲，已透心窩。兩個丫鬟都倒在地下發抖。

燕兒覺著腳心上熱騰騰蒸將起來，方知是個地炕，旁邊兩個獅頭小銅爐，一邊暖著羊羔美酒，一邊煨著參湯。就把銀壺提來，汨都都吃個盡興。看三個死屍時，卻又奇怪，週身衣服，用的細軟縐綢，裝些絲綿，照著身材尺寸做來，緊緊裹著，襖連著褲，褲連著襪，上下渾成，與綽燕兒穿的些微不錯。就是褲前男兒開個圓洞，挺出陽具，女人開個梭樣的縫兒，剛剛顯出陰戶。燕兒笑道：「這個風太守，一定也是做賊出身。」一張紫檀木圓桌上，有好些珍奇香品，也不及嚐嚐滋味，拽起腳步往外便走。跳過了後牆，城內街道，都是久經走熟的，拐彎抹角，向東北而走。有條小弄內，一人撞出喝道：「這廝是賊。」

燕兒應聲道：「好賊。」匕首已入心坎矣。一逕奔上城來，向外探望，見樹林中隱隱有好些軍士，遂探出腰內兩個小紙炮，點上火，攢將下去。

呂軍師正等得心焦，忽聞紙炮響，亟呼軍士道：「燕兒到了。」數十乘軟梯早經繫就，就在城牆邊放了，陸陸續續都爬上去，但聽燕兒指揮。只軍師與劉超兩騎馬，繞著城根，轉向東門。鐵元帥領著將佐四員，勇卒一千六百名方到，接著軍師。

看東關時，已經大開，燕兒與阿蠻兒、曾彪、寶鐵兒，及五百名健兒，分列在城門洞口。方欲進去，鐵鼎後軍飛報：「有燕兵將次回來了。」軍師呵呵大笑道：「此是譚忠劫寨的兵敗下來了。」隨令阿蠻兒：「你與我帶領三百馬兵，每人手執號旗，向前截住，但令搖旗吶喊，彼必不敢來戰，逼他遠去了就罷，不可窮追。」

說話的又錯了，鐵元帥與呂軍師所統的兵，總不帶旗幟，請問號旗是從何來？這句駁得最細，卻不知五百壯士帶的鉤鑣戟，是軍師以意做的，並非十八般內所有之物。其制度，在槍刀端之左側，一鉤垂下，為爬城之用。右側一鉤向上，作懸旗之用。其鋒皆銛利異常，在馬上便用作軍器。那旌旗等項，軍士都用作搭膊，拴在腰裡。疾忙要用時，取來穿在戟柄上，上有一紐，掛在鉤內，就是自己號旗。其桿又有數道鐵箍，可以紮成軟梯，一器數用，名曰鉤鑣戟。阿蠻兒領兵自去。

軍師率領諸將佐進城，逕到布政司堂上坐定，先令牙將六員，各領五十名軍兵，到各城門把守，不許放一人出入。次委劉超查盤庫上錢糧，曾彪、孫翦諸將等，分搜各衙門官員，不許擅殺，要生擒解獻。又令高強持令箭護持周王藩府，鐵元帥領兵二百繞城巡行，安撫軍民人等。

有頃，寶鐵兒捉了胡儼，孫翦捉了府廳各官，曾彪捉了吳濊，俞如海捉了縣令及佐貳等員，郭開山、謝勇捉了各武弁，唯郭資為亂軍所殺，其餘總是活的。皆泥首求降。軍師逐一勘問明白，向眾官員說道：「饒不得的，就是胡儼這賊，你當日做桐城縣令，建文皇帝欽取你到京，燕王兵入金川，便附了蹇義、茹王常等，首先迎降。揆你賊心，自為名士，作一縣令，得附開國元勳之列，那知背主事賊，千秋唾罵。今日天理昭彰，更有何說？」胡儼連連叩首，流血滿面，唯求免死。軍師罵道：「你所讀何書？所中何進士？到得臨難毅棘，不如雞狗。我帝師罪不及孥，止梟爾首以儆其餘。」即命行刑，懸首於市。又向吳濊道：「國難之日，汝尚幸家居，若在京師，豈有不隨著吳溥迎附燕藩？然天下如汝輩者比比皆是，豈可盡誅，姑饒一命。其府縣各員原官如故。」又叱諸武員道：「汝等鄙瑣蠢夫，當不得一卒伍，乃亦列在將弁之內，本朝用不著你，各自偷生去罷。」並發放了徐安、蹇風子等家屬，都令逐出城外。鐵元帥、劉超等皆來繳令，軍民悉已安堵，就發庫帑賞賚將士。

翌日，阿蠻兒同著錢芹、沈珂、姚襄等皆到，軍師令兵馬駐紮城外，但許眾將佐入城。宋義、餘慶同獻劉保首級。沈珂隨稟：「譚忠不出軍師神算，到我們筵席散後，卻來劫營。四面伏兵齊起，殺得大敗，向郡城奔走。見前面又有兵截住去路，他就轉向東北而逃，不期恰遇著了姚將軍的鐵騎，又殺一陣，止剩得百來騎，望北路逃走。窮寇勿追，也就饒過了他。」軍師道：「我兵辛苦一夜，不追的是。」隨呼綽燕兒至前諭道：「這場功勞，汝為第一，今授汝以副將職銜，充機密使。我有密札，可速送至高軍師處，並令旗一枝。路由潁州，著楚由基率領所留兵馬，速來汴郡，隨我西征。汝且待淮南淮西地方皆平定了，然後到我軍前。」燕兒得令自去。

芳草疏告捷，並上諸將功冊。首薦鐵鼎開府豫州，錢芹宜授京職。芹就辭道：「向聞舊臣皆歸行闕，禮樂兵刑諸務，有綱有紀，無庸草野老人屍位其間。今欲南返姑蘇，同史彬前去迎請建文皇帝復位，以副忠義之望，請軍師裁奪。」老義士，誓迎復帝，尚未知行在何方；小庶孽，謀欲稱王，似已應定都佳兆。怎樣的事，且在下文。